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18

敏感位置、语境吸收与“再不”的主观化

尹海良¹, 李淑康²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摘要:汉语“再不”框架原型为“间接建议”, 口语中“再不”已连词化。动因在于话语信息组织需要使得“再不”出现在句间连词性敏感位置。复指悬空诱发重新分析, 形成词汇化程度较低的假设否定连词。强建议“因”与弱建议“果”关系的中和导致两个语法后果: 评议性连词; “选择”义浮现。“建议”和“选择”均通过吸收语境义而来, 异同在于立场视角。与“要不”“不然”“要不然”类似, “再不”“再不然”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先后演化关系。

关键词:位置敏感语法; 语境吸收; 再不; 交互主观化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3)04-0137-08

古今汉语句间关系标记词有着巨大不同。梅广先生认为:“上古汉语是一种以并列为结构主体的语言, 中古以降, 汉语变成一种以主从为结构主体的语言。”^①比如, 现代汉语“而且、但是、才、就”等语法意义各有所偏, 但上古汉语这些连词都可用“而”表示, 所表达的各种语义由上下文来决定。这一定程度上可将汉语看作“高语境文化”影响下的一种语言类型。连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类, 但语言的演变及表义的精密化在不同阶段总是催生一些实词或结构发生语法化, 从而丰富连词的功能类型,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不少含有否定语素的双音或三音结构(含跨层结构)完成了连词化, 如“否则”“不然”“要不”“要不然”“不管”“不论”“无论”“毋宁”“不要说”“别说”“别看”等。目前, “否则”“不然”“要不”等的研究较为充分, 如史金生(2005)^②、曹秀玲(2009)^③等。关于“再不”, 仅见刘红妮(2019)^④予以专题讨论, 认为“再不”的词汇化经历了“从假设否定到选择再到建议”的主观化过程, 该文

对“再不”更进一步的研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我们认为, “再不”的词汇化和语法化仍有诸多细节需要辨明, 如假设否定同选择与建议的发展是否为简单的线性先后顺序, “再不”的连词化是否与其辖域和敏感位置有关, 系列含有否定成分的连词是否具有类似的词汇化和语法化路径, 这些带有理论性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文中现代汉语语料一般取自 CCL、BCC 语料库, 如无特殊, 不再标注出处。

一 辞书对“再不”的收录与释义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⑤没有收录“再不”, 在“再”词目下也没有关于“再不”的功能和举例。《现代汉语虚词词典》收录了“再不”和“再不然”, 归入“连词”, 释为“表示选择关系”“在作出假设性的否定后引出另一种选择”, 只是前者具有口语色彩, 后者具有书面语色彩, “再不然”标为“短语词”^⑥。所举例证如下:

收稿日期: 2023-03-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YY024)

作者简介: 尹海良(1979—), 男, 山东乐陵人,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语法研究。

①梅广:《迎接一个考证学和语言学结合的汉语语法史研究新局面》, 载何大安主编《古今通塞: 汉语的历史与发展》, 中研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2003年, 中国台北)。转引自董秀芳:《汉语的句法演变与词汇化》, 《中国语文》2009年第5期。

②史金生:《“要不”的语法化——语用机制及相关的形式变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③曹秀玲, 张磊:《“否则”类连词的语法化梯度及其表现》, 《汉语学习》2009年第6期。

④刘红妮:《从假设否定到选择再到建议——“再不”的成词与演变》, 《语言研究集刊》2019年第23辑。

⑤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1957级语言班主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 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第611页。

⑥张斌:《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第680页。

(1)我打算五一节去灵隐寺,再不,去虎跑寺也行|你明天去公园散散心,再不,去看场电影|我已作好准备,暑假去延安考察。再不,去井冈山考察也一样。

(2)农村孩子,放学以后不是积肥,就是除草。再不然,就做些家务。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只收“再不”,释为:

<口>连要不然:我打算让老吴去一趟,~让小王也去,俩人好商量。

《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1版),则只收“再不然”,释为:

(3)用于选择复句中,引出最后可选的一项,相当于“不然”“要不然”△两个人同去最好,~你就一个人去。

以上几部权威辞书表明:“再不”“再不然”在衔接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连词化是一个语法事实;《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只是同义词互释,回避了其语法功能意义的概括;《现代汉语虚词词典》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则明确“再不”“再不然”引发的是“选择关系”,构成“选择复句”。刘红妮(2019)将《现代汉语词典》之用例归入“再不₁”表示假设否定^①,并与“再不₂”表示选择关系平列为两种类型。然而仔细观察《现代汉语词典》所举例证则会发现,“再不让小王也去”,其协同副词“也”已经明示前后为“选择关系”,以至此处“再不”可替换为“或者”,即词典将该例归入的是选择关系,这与“假设否定”语义关系较远。但笔者认为,假设否定、选择和建议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涉及框架、视角、互动等诸多因素,以下将展开讨论。

二 “再不”话语结构的原型义为“建议”

话语是语言结构的动态表现形式,语言结构的塑造与交际互动的运作之间有一种天然的互育关系,特定的语言形式适应特定的话论和话语序列位置。从共时角度看,言语交际需要遵照特定的语言

结构和规则,从历时看,语言结构和规则正是在言语交际中不断产生、发展的,洪堡特“语言绝不是产品(Ergon),而是一种创造活动(Energiea)”^②的思想在当代语言学理论中依然举足轻重。

(一)共时层面“再不”的类型

基于概念语义、语法功能和韵律特征,“再不”的用法可分为四个小类。首先是跨层结构,其一是加强否定语气,记为“再不₁”;其二是假设否定,引发结果小句(或为紧缩形式),记为“再不₂”。其次是在跨层结构的基础上实现了词汇化和语法化,其一表建议,记为“再不₃”;其二表选择,记为“再不₄”。以下依次举例:

(4)嗯,也许是吧,反正之后我就再不上台了。

(5)再不出来,我就用光剑将你钉死在地底。

(6)她顿了一顿,又道:“再不,请我们二妹给打一件罢?人家手巧,要不了两天工夫。”

(7)上面下来的作家和记者,通常都由县委办公室和县委宣传部接待,再不,就县文化局长出面。

为准确了解“再不”逻辑语义和组织框架的心理现实性,本文通过一项简单测试来把握其信息结构,即让被试者(115名)“基于自己语感用‘再不’写出一条较为完整的语句”,结果如下:

调查结果表明:语言输出时“再不”的组织框架优选“再不 VP₁,就 VP₂(了)”,且与“了”共现是常态,除非 VP₂ 为指令行为,否则“了”呈现将更加自然;“再不”表主观性的选择或建议输出率极低,在某种程度上可认为这一功能属于输入性组织框架,即母语听者能够实现准确识解,但非特定场景言语主体不易激活主观性表达。此种情形不仅限于本次调查,大规模语料库检索依然表现为假设否定用法占压倒性优势^③。如:

(8)当晚,房东又一次冲我和吴强叫嚷:“明天再不交房租,你们立马给我搬走!”

单句中副词常规连用则已固化为“再也不

^①刘红妮:《从假设否定到选择再到建议——“再不”的成词与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9年第23辑。

^②转引自胡明扬:《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③缘于研究对象的互动性,着眼于发话或回应话论(turn),基于BCC语料库以[：“]引语为字段,统计得到“再不”句172例,经文本分析,其中143例为假设否定用法,占比83.14%,典型格式为“再不 VP₁ 就 VP₂ 了”。

VP”框架,饱含言者强烈的主观意志,“也”的缺省并不常见且导致语感合格度降低。如:

(9) 这时罗卓英张皇失措,再不叫嚷“曼德勒会战”了。

表 1 “再不”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类型

类型	组织框架	语法功能	频次	句尾语气词
再不 ₁	再不 _{1-a} 再(也)不 VP(了) 如:再不打比赛了。	单句副词常规连用 强调	24	22
	再不 _{1-b} 再不 VP ₁ ,就 VP ₂ (了) 如:再不走,就迟到了。	复句假设,否定后指 言者建议 VP ₁	88	了 84
再不 ₂	VP ₁ ,再不 VP ₂ 如:自驾,再不坐高铁。	复句假设,否定前指 言者建议 VP ₁	0	0
再不 ₃	再不 VP ₂ (吧) 如:再不唱《映山红》吧!	单句建议,否定消失 言者建议 VP ₂	2	无 0
再不 ₄	VP ₁ ,再不 VP ₂ 如:这题我和他都不会,再不,你去问问老师?	复句选择,否定消失 听者选择 VP ₁ 或 VP ₂	1	无 0

我们认为,“再不”的连词化与上表非关联性的单核“再不_{1-a}”没有直接关系,以下讨论不再涉及,简便起见,下文所述“再不₁”一般指的是“再不_{1-b}”。

(二)“再不”所在构式的原型义:间接施为

“再不₁”引导的单核 VP 句为客观叙述,通常指向“我”“他”,与“再不”的词汇化和语法化没有关联。VP 为双核事件,若指向听者“你”,整个结构带上很强的“建议”意味,若指向言者“我”^①,则重在“陈述”,从实际语料来看,有明显的指向听者倾向。从词汇化角度看,引发结果小句起关联作用的“再不₂”仍然是一个跨层结构,即“再/不 VP₁,VP₂”,VP₁ 和 VP₂ 体现为宽泛意义的因果关系。比较以下两例会发现,例(10)重在建议,(11)重在陈述,只因 VP 指向有别。

(10) 你再不来,我就要打发人去请啦!

(11) 我再不上班,老板就会找人代替我了。

我们认为,“再不 VP₁,VP₂”就是言者以 VP₂ 的消极性后果去促使听者积极实施 VP₁ 这一行为,“间接性建议”便是其原型义。这也是连词化发生、发展的初始结构和语义基础。

和“要不”“不然”相比,“再不”的施为特征突出,以下三例为叙事句,其后续小句具有陈述

性,不能替换为“再不”。如:

(12) 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要不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13) 幸亏你发觉得早,要不然的话,那真不堪设想。

(14) 作家搞创造必须有生活积累,不然,不可能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来。

在强度方面,“再不”原型“建议”存在“建议指数”偏向。可以认为,典型“再不”假设否定,VP₁ 的建议指数为 1,VP₂ 的建议指数为 0,但是,随着不同语境中 VP₁ 和 VP₂ 利弊、言听双方立场视角和认识状态的变化,建议指数发生动态调整。甚至,“同样的语境,不同的主体可能选择不同的立场”,“主观性是其形成和功能浮现的根本机制”^②。由此,推动了“再不”词汇化和主观化的发生,即语表形式从“再不 VP₁,VP₂”到“VP₁,再不 VP₂”,同时信息焦点也从 VP₁ 转向了 VP₂。

三 句法位置与“再不”的主观性和主观化

位置敏感语法 (Positionally sensitive grammar) 以会话分析学派描写框架为工具,主要考察语言单位在会话序列中的位置分布与话语功能,认为语法产生于特定的序列类型,并由特定的

^①即便指向非现场的“他者”,句子的逻辑关系依然重在“陈述”,此时隐含着“言者主语”“我”。如:(言者主语“我”认为)他再不收敛,早晚要出事。

^②谢晓明:《否定话语标记“谁说的”的功能表达与意义浮现》,《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序列类型和序列位置所塑造,而序列类型是基于特定行为的。这里的“位置”包括话语的始发序列、回应序列,也可以是微观的话论首、中、尾等。张金圈在考察“再说”的助词化时就特别注意到了句法位置的重要性,认为“同一个句法结构成分,由于其所处的句法位置不同,结果导致其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不同功能的虚词”^①。姚双云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位置敏感语法,其“敏感位置、认识状态、互动功能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汉语口语中的连词对位置敏感”^②等观点对本文的研究极具启发。

(一)信息结构与“再不₁”的分化

汉语多个副词连用十分常见,不同副词发挥情态、频率、方式、否定等功能并基于认知原则形成合规语序,“再”“不”的早期共现就是一种常规表达。“再”“不”连用最晚见于春秋时期,此时“再”为“二”义。表“重现并加强语气”义不晚于唐五代,构成判断句。如:

(15)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战国《孟子》)

(16)乃谓众曰:“从今一去,再不践也。”(五代《祖堂集》)

(17)常清案后起谓之日:常清起自细微,预中丞,中丞再不纳,郎将岂不知乎?(北宋《太平广记》)

(18)一天好事从今定,一首诗分明照证;再不向表琐闾梦儿中寻,则去那碧桃花树儿下等。(元《西厢记》)

例(15)形似假设否定,特别是与“则”呼应,但这里“再”是与“一”“三”平列的实词义“二”;例(16)为判断句,“再不”句是话语前景信息。汉语句法结构属“从句—主句”关系,“再不”与后续推断性小句具有逻辑上的假设关系,促使信息结构发生从前景到背景的转换,逻辑推理的主体在言者,但指向的却是听者。类似地,例(17)(18)“再不”所在小句为背景,后续句为前景。“再不”由引导判断转向假设否定,深层动因是言者自述到言听交际双方互动的变化,这种变化使整个话语带上了“建议”意味。结构框架为“再不 VP₁,就 VP₂”,VP₂多是消极结果,听者推导出言者建

议 VP₁。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否定关联结构并高频驱动,使得“再不”具有了一定的词汇化倾向。

(二)从“再不₁”到“再不₂”:复指悬空诱发重新分析

关联性的“再不₁”始终居前,单独且不自足,需引入一个彰显结果的小句以完句。我们还注意到,“再不₁”其否定辖域在 VP,是低位状语,不能提前到主语前位于句首,相对地,“再不₂”其否定辖域在其引导的后续小句,属高位状语,自由度较大,因此可以在句首,也可在主语后。关联性“再不₁”的否定辖域分析如下(例中单下划线表示 VP₁,双下划线表示 VP₂):

(19)确实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再不下决心彻底解决就会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20)小老头儿说:“来点儿饼干吧,这么大孩子正是长牙的时候,吃饼干最合适了。再不就买个水萝卜,您娘儿俩吃。刚长牙的孩子啃啃萝卜也好……”

例(19)“再不”否定的是紧邻事件“下决心彻底解决”,而例(20)否定的并不是紧邻的“买个水萝卜”,而是“来点儿饼干”。从词汇化了的结果看,若将例(20)“再不”的辖域识解为“买个水萝卜”,则其否定定义消失,转化为主观情态“让步性建议或选择”。但是,如同“不然”一样,“‘不然’的连词用法应该是从谓词的用法虚化来的,但虚化并没有到达某种抽象程度,仍然保留着谓词的意义”^③。“再不₂”也是如此。设若着眼于“不”的否定意义,可以将“再不₂”的否定辖域识解为前指的 VP₁,如此,无论“再不₁”还是“再不₂”,其否定辖域均是 VP₁,这正是二者的相通性,或者说,二者之间具有演化关系。考察以下两例过渡性语料,有助于看清这种关系。如:

(21)便是沈一中也吼叫:“龙大海呀,快叫你两个儿子出刀吧,再不出刀就晚了。”

(22)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继续前进的路,打起你的精神吧,再不加油秋天都过去了。

单独看例(21)“再不出刀就晚了”,该结构对

①张金圈,刘清平:《句法位置对短语词汇化和语法化的制约——以“再说”的词汇化和语法化为例》,《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

②姚双云:《敏感位置、认识状态对互动功能的影响——以独立话轮“然后(呢)”为例》,《语言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5期。

③吕明臣:《“不然”格式的语义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应的功能类型是紧缩型的假设否定,即这里“再不₂”可以替换为否定假设标记“如果不”。但扩大观察窗口,将“再不”放置于更大的话语序列之中,“再不出刀就晚了”作为一个后续事件出现,因VP₂与VP₁同为“出刀”,先行词的存在使得后续同指成分隐省,即再度紧缩为“再不就晚了”,为“再不”的去范畴化提供了适宜的句法环境。同样地,例(22)虽然VP₁“打起你的精神”和VP₂“加油”有别,但二者存在蕴含关系,“加油”方式之一是“打起精神”,语境中实为同指,因此VP₂可隐省。隐省VP₂后:

(21)便是沈一中也吼叫:“龙大海呀,快叫你两个儿子出刀吧,再不就晚了。”

(22)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继续前进的路,打起你的精神吧,再不秋天都过去了。

此时句中“再不”不再能够替换为“如果不”,而是相当于“否则”并可实现二者互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认为“再不₁”已通过跨层结构的重新分析和语义调整演化为了“再不₂”。视角的转换实际上是经历了深层结构关系的重新分析(Reanalysis),在实际的交际中,具体语言形式序列环境的变化和言者立场表达的需要会诱发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促使同一个语言形式逐渐产生新的语法意义与话语功能。同时,语法化过程中语义限制依然发挥作用,“语言形式旧有的功能和意义决定了新的浮现功能的拓展方向”^①。以上分析进一步印证了旧有形式和意义对新功能的语义制约。

(三)从“再不₂”到“再不₃”:二次重新分析

在句法和语义结构上,“再不₂”“再不₃”高度相似,形式上共享“X,再不Y”,类似语法化“A→A/B→B”的“A/B”中间状态,只是“再不₃”辖域完全转向后指。最为典型的“再不₃”是基于在场共识语境、百科知识等背景信息使得“X”隐含,导致语言形式上“再不₃”不再是追补小句,从而成为核心主句,甚至不再需要在言语层面呈现语境,此时言者提供的选项为唯一,建议意味得以聚焦。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再不₃”与句尾“吧”“好不好”等具有强烈“商量”意味的情态语气词或结构频繁共现,“建议”功能最终得以形成。如:

(23)“王者农药”,“我不知道打谁……啥样的跟我一波”

“找你身边人带你一下,再不你下载试试”(网络)

例(23)言者不知道如何打“王者农药”(实指“王者荣耀”),听者回应VP₁“找你身边人带”,若听者不实施VP₁,只好实施VP₂“下载试试”。常规的典型认知框架(ICM)中,该例VP₁和VP₂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对于游戏,二者都是“前提”,只是在回应者看来,VP₁最为重要,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让步实施VP₂,所以这里的“建议”是基于逻辑关系推理而来。设若在某些语境(包括具体的上下文、社会百科知识等)中,VP₁为交际双方特别是言者认为不够合适,则直接提出VP₂,这时整个语境中的“建议”义就真正压制到了“再不”之中。可以认为,VP₁建议指数接近于0,甚至VP₁不呈现于言语表层,建议偏向于VP₂。这种情况下,“再不”可以位于话轮开始或句首,不必前置可选项或引发后续结果小句,形式上的简化加强了“再不”的主观性,而这种主观性是着眼于听者的,因此准确地说是一种交互主观性。如:

(24)你没时间?我听说你好长时间不上班了。再不咱俩一起搞传销吧!我也是逼的,单位放假一年不开销了!

(四)从“再不₂”到“再不₄”:三次重新分析

相当于“否则”的“再不₂”经历重新分析后其辖域调整后指。信息结构方面,VP₁和VP₂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VP₁为一个施为事件,动作行为特征突出,表现在核心动词多为自主可控动作动词,VP₂为不实施VP₁所导致的结果,此结果多为另一个消极性事件。在这样一种逻辑和句法格局下,如果VP₁和VP₂的因果关联弱化甚至于中和,不属同一个典型认知框架,那么在听者一方则基于个人的认识状态识解为并列的两个事件。如上述例(18)VP₁“向表琐闷梦儿中寻”和VP₂“去那碧桃花树儿下等”,逻辑上否定前者就导致不得不实施后者,而“寻”“等”均为自主可控动作动词,这就为“否定假设”识解为“选择”提供了充分的语义基础。可以认为例(18)正是“再不₂”到“再不₃”的过渡,倾向于否定假设的因果关系还是选择关系取决于听者的认识状态,此时的“再不”义可为“或者”。再如:

^①方梅:《动态呈现语法理论与汉语“用法”研究》,载《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2页。

(25)寿明扶他坐稳,又换了壶茶,让他趁热饮了几杯,慢慢脸色缓过来了。

寿明说:“我送您回去吧。”

聂小轩说:“您忙您的。”

寿明说:“再不雇个脚吧。”

聂小轩说:“罢,罢,我骑不惯那东西,一走三摇,还不把我腰扭了。”

(26)没人要坐南朝北的房子,因冬天不朝向南的房子很冷,但坐北朝南房子也不是朝向正南,因朝向正南的是庙宇,所以坐北朝南的房子要不就是东南,再不就是西南。

例(25)言者“寿明”提出建议“送您回去”,此建议被听者“聂小轩”拒绝,只好让步提出第二个建议“雇个脚”,“送您回去”与“雇个脚”属同一个语义场“返程”,具有转喻属性,但不属于严格的因果关系。例(26)VP不再是动作动词,而是判断动词,动作行为的弱化使得“再不”从谓词性否定转向命题否定,前后两个命题在语义上多呈补充性,也不再具有因果关系。“再不”所引导的小句从言者角度说仍是“建议”,但在听者而言则识解为“选择”,一旦选择关系凝固下来,就催生了新创结构“X,再不就是Y”。言语层面,两个建议项也不再限于VP^①,如:“今天周末得有人值班,再不你,再不我。”此时,建议指数达到平衡,“选择”得以凸显。

(五)“再不”与“再不然”

刘红妮(2019)认为“明代就出现了表示‘否则、不然’之义的假设否定的‘再不然’”^②。笔者发现,南宋时期已有较为成熟的“再不然”用法,如:

(27)张虎便叫张狼道:“你不闻古人云:‘教妇初来。’虽然不致乎打他,也须早晚训诲;再不然,去告诉他那老虔婆知道。”(南宋《话本选集》)

“然”是述谓性代词,与“不”连接使用历史悠久,如诗经《大雅·生民之什·板》:“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话不然,为犹不远。靡圣管管。不实于亶。”袁勤认为“不然”的连词用法也已在秦汉之际出现^③。但是“再不”和“再不然”是否具

有直接的省缩或扩充关系?刘红妮认为:“随着‘再不然’的连词化,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种重要的变化:谓词性指代词‘然’又进一步发生省缩,使连词‘再不然’演变为连词‘再不’。”^④我们认为此演化路径需要更多真实语料进一步实证。“再不_{3/4}”口语性较强,书面语料较为稀疏,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真实语料难以证实。证实难以进行,可以尝试证伪。与“再不”功能类似的“若不然”“若不”产生时代较早,如:

(28)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国语·周语中》)

(29)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史记·齐太公世家》)

一方面,“若不然”“若不”产生的时代跨度并不大,另一方面,能够搜集到的语料规模有限,仅从数例语料得出先后演化关系的结论不够可靠。同时,高语境文化中的汉语向来不过度依赖形式标记,包括指代词、关联词等,基于语境形成各式各样的空语类十分常见,由此,由“然”去回指VP₁不是句法所必需。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再不一再不然”“要不一要不不然”是在相同句法环境下催生的两种表达方式,即有标式和无标式。双音化趋势和双音步韵律以及语言经济性原则使得双音形式更加高频使用,加强了双音形式词汇化的心理现实性。但二者在词汇化程度上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以至于《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收词立目上并不一致,前者收“再不”,后者收的则是“再不然”。无论如何,二者连词化进程已基本完成,一个形式上的证据是口语中连词后经常附加语气词“啊”“呢”“哈”之类,如:

(30)“要不这么办,”老张眼中真含着两颗人造的泪珠。“八爷。你信得及我呢,把钱交给我,等你把人抬过来,我再把钱交给老龙。他知道钱在我手里不能不放心。八爷,你看怎样?再不然呢,

①尽管可以认为此时VP因先行存在而后续缺省,但毕竟言语形式上“再不”和非谓成分线性共现。

②刘红妮:《从假设否定到选择再到建议——“再不”的成词与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9年第23辑。

③袁勤:《连词“不然”刍议》,《汉语史研究集刊》2006年第9辑。

④刘红妮:《从假设否定到选择再到建议——“再不”的成词与演变》,《语言研究集刊》2019年第23辑。

我把我的新媳妇给你,假如你抱了空窝,
受了骗!”

可以说,“再不”的位置和否定辖域的调整是其发生连词化和主观化的最大推动力。

四 假设否定同选择和推荐的内在逻辑:招请推理与语境吸收

受“再”本义的影响与限制,早期“再不”辖域内的VP是陈述性的。在假设否定句中,“再不”要么在引导先行句后引发后续结果小句,要么因承前隐含VP₁或通过VP₁话题化而实现句法位置调整,结构框架由“再不X,Y”变为“X,再不Y”。典型的假设否定句,信息焦点在Y。但是,言者通过导致Y这个消极结果去“招请”听者推理应该要实施X。基于交际语境和言听双方互动的考虑,复杂的话语蕴涵(Implication)会承前或启后省略,引导听话人进行回溯推理^①,其隐含的深层语用意义有可能编码到语言表层形式中,进而发展为新用法,实现词汇化和语法化。因此,“再不”假设否定的互动机制是招请推理,本质是一种“间接性建议”,在逻辑上属于“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如:

(31) 再不走,你可真的要误车了。

例(31)通过提醒“误车”招请听者推理,即否定命题的前件,结论肯定后件,间接性“建议”言者“走”,试比较“走,再不你可真的要误车了”。若前件和后件为非自主动词,则无法析出“建议”,只是一种客观陈述,如:

(32) 再不下雨,人都要干死了。

这种情况下,“下雨”无法实现话题化,即不能变换为“下雨,再不人都要干死了”,因为非自主动词与建议或祈使不相容。

也就是说,“再不就Y”重在逻辑层面“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导关系,这种关系是“再不”主观化的语义基础。特别是“再不”的移位,使得形式上居于X和Y之间,为其词汇化和语法化提供了适宜的句法环境,正是基于逻辑语义和句法结构相宜性,衍生出“再不”的两种意义或语法功能,即建议和选择。正如吕明臣对“不然”格式的逻辑分析,先是“主张或建议的必然性、合理性”,之后是“指出几种可能的选择”^②。

目前,所有辞书对“再不”的释义均只有“选择关系”,刘红妮将“再不”的演化链描述为“从假设否定到选择再到建议”。我们认为,假设否定属于间接或委婉“建议”,是语境性的,整个格式可称为一种“建议构式”。“再不”位于句间,否定义依然存在,此时“建议”的是前件,“再不”前指。当前件与后件因果关系弱化以至于中和,韵律节奏和构式义使得“非优先建议”的后件成了被动性选择,一旦这种被动性选择的消极性不够显豁,就为言者识解出“选择关系”提供了可能,高频使用进一步促其实现规约化。所以,“选择”是在“建议”中由两个或多个要件重新分析而来,而不是先有选择再有建议。Bybee, Perkins & Pagliuca (1994)和Traugott & Trousdale (2013)认为:“语义可以随词汇项或构式语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即词汇项或构式能够将语境意义吸收,语法化学界称之为语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③“X,再不Y”的语境构式义正是被常量结构“再不”吸收而获得了“选择义”。

说表“建议或选择”的“再不”源自假设否定,一个旁证是“再不”或“再不然”后可添加后置助词“的话”,只是如此,假设语气更强一些。如:

(33) 他晚上不是看报,就是看书,
再不然的话,就是埋头写东西。(《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该例“再不然”表选择,但其独立成句且可添加助词则表明“然”的概念语义较为实在。可以说,含有否定语素的双音或三音节连词虚化程度都不够高,其重新分析的脉络相对较为清晰。

汉语“再不”“不然”等都发展出了主观建议,在北方口语中,还能够发现其他类似结构。如:

(34) 李义听了大怒,悔不当初,杀却这奴才。又道:“二哥,不着我们带了军士,杀上山去,夺取军衣回来如何?”张忠道:“三弟不可,方才我二人已被他们杀败了,保也保不住,哪里夺得转来!”(清《狄青演义》)

例中“不着”在今天鲁西北乐陵方言中还可以用“再不着”,表“建议”,该例具有交互商量性的“如何”与之共现是一个明证,但“不着”“再不

①这种识解机制被称为“招请推理”(Invited inference)。

②吕明臣:《“不然”格式的语义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③转引自龙国富:《假借与语境吸收:论汉语虚词“抑”的演变》,《语文研究》2016年第4期。

着”存在怎样的源流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在否定假设与建议
和选择的关系上,具有大致相同的演化路径,呈线

性和辐射交叠状态。“再不”的词汇化、语法化及
伴随的主观化过程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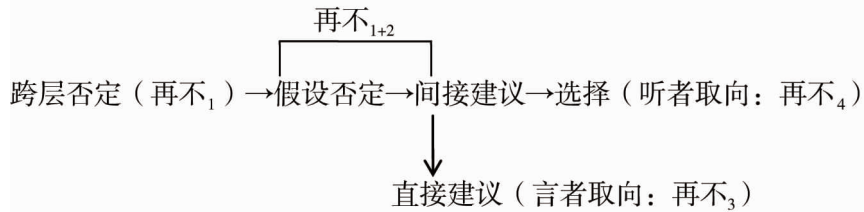


图 1 “再不”的主观化过程

结语

以上将“再不”基于句法形式和语义特征分
为四种类型进行了详细讨论,认为相关研究文献
和辞书对“再不”的共时功能概括基本达成共识,
主要是假设否定、选择和建议。不过,本文的核心
观点是,假设否定是“再不”词汇化和语法化的源
头,“再不”与“再不然”没有明显的先后演化关
系,二者是由隐含形成的无标记和标记两种同义
表达。更为重要的是,“再不”所在的双核 VP 语

境自始至终具有“建议”功能,是“再不”构式的原
型。假设否定的“建议”通过逻辑推理间接获得,
“选择”是听者对言者两个或多个强弱“建议”的
择取,能够以单句形式自足的“再不”的主观化
“建议”是通过语境吸收进而实现语法化的,交互
主观性突出。前后两个建议项共同存在的情况
下,识解为“建议”还是“选择”依言听视角和立场
的不同而确定,但其语义基础仍是“建议”。

Sensitive Location, Absorption of Context and Intersubjectivity about “ZaiBu(再不)”

YIN Hai-liang & LI Shu-kang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China)

Abstract: Chinese “ZaiBu” has a variety of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s and forms corresponding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its prototypical meaning is “indirect suggestion”. In modern spoken Chinese, “ZaiBu” has been conjunctioned. The motivation lies in the need for discourse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so that “ZaiBu” appears in the sensitive position of intersentence conjunctions. The suspension of the apposition after “ZaiBu” induces reanalysis, forming a hypothetical negative conjunction with a low degree of lexiciz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suggestion” is maintained and refers to the front. If the “cause” is implied, it promotes the objective advice provided by the speaker to produce a second reanalysis, forming the most subjective conjunction, which is frequently co-occurring with “Ba(吧)”. Both “suggestion” and “choice” are derived by absorbing contextual or constructive meanings. Similar to “Yaobu(要不)” and “Yaoburan(要不然)”, there is no direct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ZaiBu” and “Zaiburan(再不然)”.

Key words: Positionally Sensitive Grammar; Absorption of Context; ZaiBu(再不); Intersubjectivity
(责任校对 朱正余)